

四散與俱在

劉美玲

天祿琳琅藏宋明州本《文選》的傳藏軌跡

宋明州本《文選》，初入天祿琳琅藏書時為六十卷完帙，本院藏存五十卷，所缺十卷分別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與日本御茶之水圖書館。換言之，此部宋明州本《文選》實為異地但共時的全然存在，並自成其善。這些四散於世的殘本，各有不同的際遇，不約而同地共構了一部典籍的流傳收藏史，其中有人世的遽變，歷史的軌跡，更有人與書的關係，為此部《文選》增添了不少人文意義與歷史情感。

宋代《文選》版本發展

世稱《文選》之《昭明文選》，是我國現存最早通代的古詩文總集，由梁代昭明太子蕭統所編。所選錄的作品，並非哲學思想的經子與史傳之作，而是極具濃厚藝術純文學觀，編輯先秦以至梁代詩文辭賦作品，充分反映出此一時期的文學現象。《文選》所輯詩賦為後代趨附效法，終能

奠定隋唐以後詩文辭賦發展趨向，並為當時科舉進士科考試，考生學習詩賦創作的主要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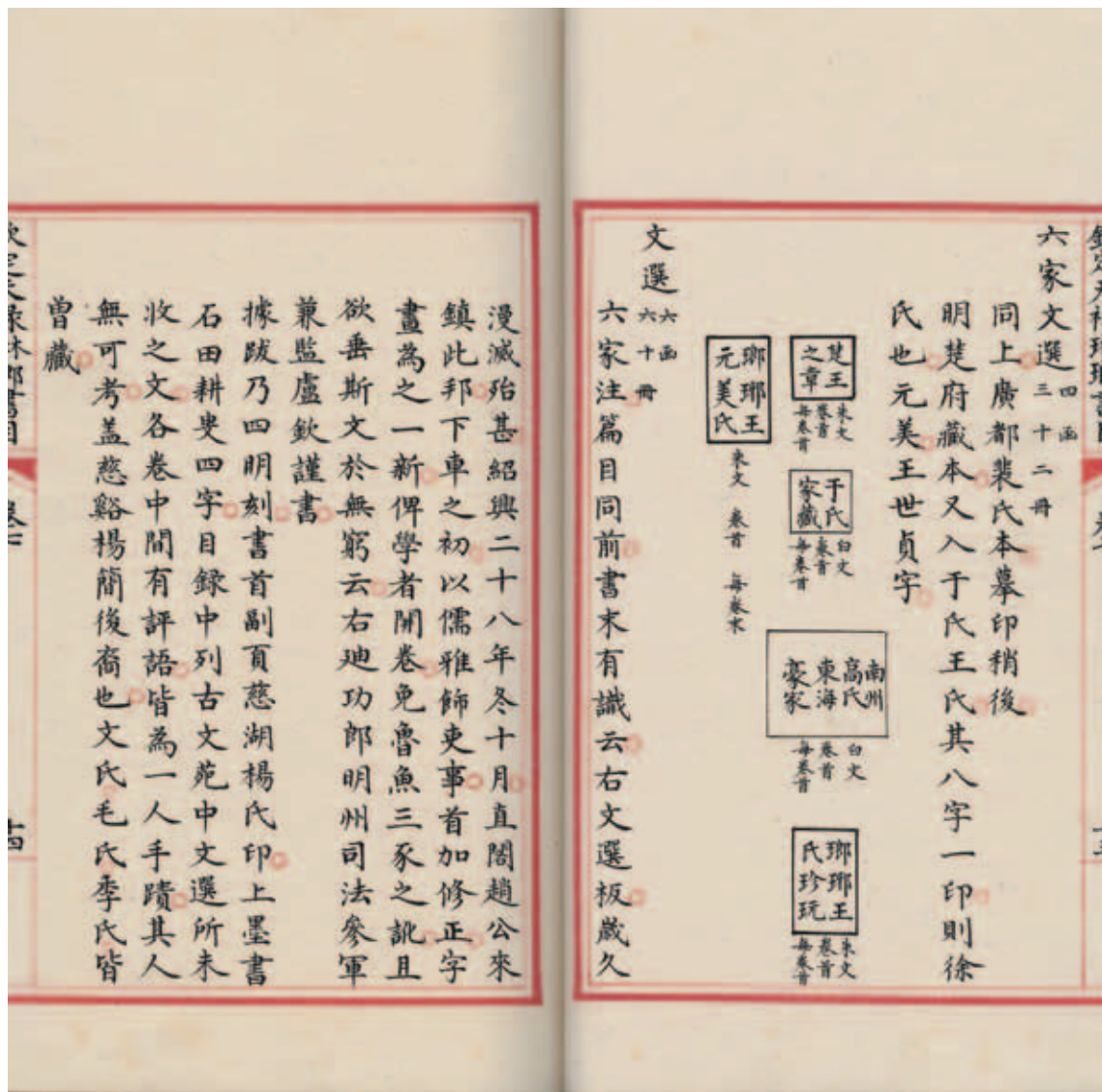
《文選》共三十卷，自隋代起專門研究其學的專家輩出，如蕭該、曹憲等，唐代顯慶年間，李善則以文字訓詁作注，並分作六十卷傳世。唐開元年間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五人，則以探討義理，

通觀全篇，問世之後極受好評，此即「五臣本《文選》」，歷代多將之與李善以文字訓詁為主的注釋合刊。整體而言，現今《文選》學之注釋、校讎、研究與評論，仍是中國文學史研究的重要主題。

本院所藏之明州本《文選》，為《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七〈宋版·集部〉著錄之紹興二十八年（一一五八）



《文選》 宋紹興二十八年明州修補舊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珍藏皇家與私家之傳藏印記。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 卷七〈宋版·集部〉 清嘉慶間內府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卷七〈宋版·集部〉宋明州本《文選》之著錄。

漫滅殆甚紹興二十八年冬十月直閣趙公來鎮此邦下車之初以儒雅飾吏事首加修正字畫為之一新俾學者開卷免魯魚三豕之訛且欲垂斯文於無窮云右廸功郎明州司法參軍兼監盧欽謹書

據跋乃四明刻書首副頁慈湖楊氏印上墨書石田耕叟四字目錄中列古文苑中文選所未收之文各卷中間有評語皆為一人手蹟其人無可考蓋慈谿楊簡後裔也文氏毛氏李氏皆曾藏

《四部叢刊》本有更接近李善注、五臣注舊式」。同時，李善注在前述各本中常見經後人竄改過的文字，明州本則獨存其舊。日本藏書家森立之（一八〇七—一八八五）在《經籍訪古志》則以「字畫精嚴、鐫刻鮮明，宋刻中尤妙者。」譽之，說明宋明州本《文選》版刻之精良。

故宮所藏明州本《文選》的由來

《天祿琳琅書目》中卷三〈宋版·集部〉著錄有《文選》北宋刊本與廣都裴氏刊本四部，然初編的藏書已燬於祝融，現已無法得見。《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以下簡稱《天祿後編》）卷七〈宋版·集部〉著錄有贛州學本、國子監刊本、廣都裴氏本與明州本四種宋版《文選》。本院所藏之明州本，即為《天祿後編》所錄的「《文選》六函六十冊，六家注」，係紹興二十八年（一一五八）遞修重刊本。書末附有盧欽跋，說明重刊緣由：「右《文選》板歲久漫滅殆甚，紹興二十八年冬十月直閣趙公來鎮是邦，下車之初以儒雅飾吏事，首加修

遞修重刊本，原為六十卷，現僅存五十卷（缺卷二十至二十九）。依據北京清華大學劉薈教授（二〇一二）

《天祿琳琅研究》一書指出：卷二十至二十八，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書編號八五七六），卷二十九則在日



《文選》 宋紹興二十八年明州修補舊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本御茶之水圖書館，同曾為「天祿繼鑑」之藏錄。從異地但共時性存在角度而言，文選至今仍為一完帙。本文以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天祿琳琅」藏本的宋明州本《文選》為題，探討其流轉收藏的脈絡。

宋代流傳的《文選》注釋版刻十分多樣化，有李善注、五臣注、六家注（五臣注與李善注）、六臣注（李善注與五臣注）等。六家注之刻本計有：秀州學本、廣都裴氏刊本、明州學本。六臣注之刻本則有贛州學本、建刊本。由於《文選》是當時科舉考試必讀之書，除北宋國子監曾刊刻以李善注為範本外，地方州學亦皆刊印以為教材，所以現存宋代《文選》刊本以官刻為多，並以校勘刻印精良而著稱。本院所藏之明州學本亦列其中，其重要性可說相當於監本的教化文化功能。

現存六家注版本中，以明州本時間最早。日本選學專家斯波六郎（一八九四—一九五九）曾作〈對《文選》各種版本研究〉一文，認為其優點在於「比之袁本、贛州本、

明州本《文選》的佚缺與俱在

此帙於《天祿後編》原著錄爲六十卷，本院現藏五十卷（缺卷二十至二十九）。一九二九年，張允亮於《故宮善本書影初編》已公開此書之書影，並說明「闕卷二十至二十九共十卷」，又於《天祿琳琅現存書目》中著錄「闕卷二十至二十九凡十卷，存五十冊」。日人阿部隆一在《中國訪書志》中推論缺卷所藏之處分別爲：文祿堂、寶禮堂、雙鑑樓與日本成實堂。筆者則依《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集部〉中所著錄之兩部宋明州本《文選》殘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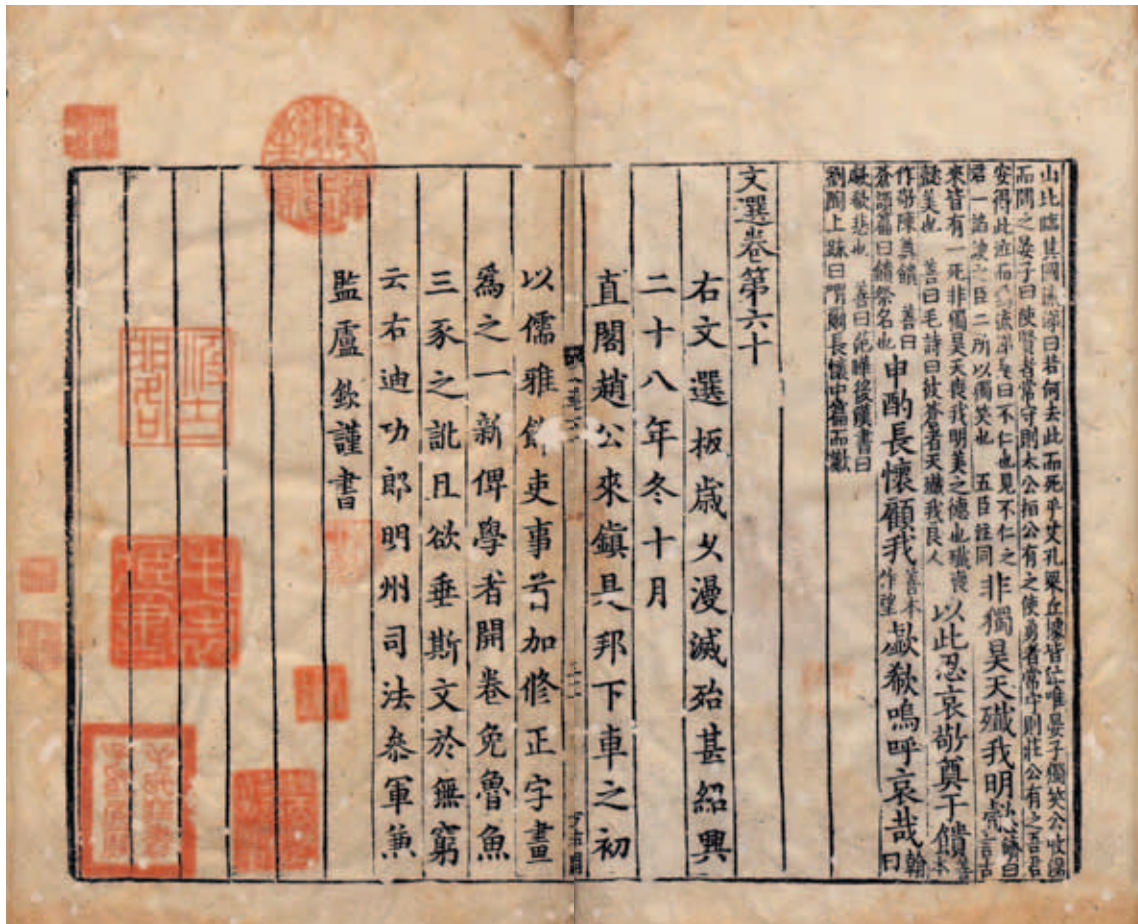
部編號一一四三五存二十四卷，另一編號八五七六存九卷）推斷，編號八五七六之存九卷本（卷二十至二十八）與日本御茶之水圖書館藏（成實堂舊藏）卷二十九，即爲本院所缺卷數。

據傳增湘訂補之《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記載，傅先生於「丙寅（一九二六）清點故宮時，宮中尚存五十一卷，佚去九卷，其中八卷光緒中佚出，爲盛昱收得，民初歸袁克文。」（卷十六·上：集部八。）又於其《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十七《文選注》「按語」說明：「盛伯義（昱之字）收得八冊，卷二十至二十八，壬子（一九一三）盛氏書散，爲景樸孫賢所得。後袁寒雲（克文）得四冊，餘爲李椒微（盛鐸）先生收去。」（註）經查《寒雲日記》，於乙卯（一九一五）袁克文於乙卯年即得有《文選》殘佚「卷二十二至二十四、卷二十六」，而李盛鐸所得餘四冊應是卷二十至二十一、卷二十七至二十八。其後流傳軌跡如下：

其一，卷二十二至二十五：據《寶禮堂宋本書錄》（一九三八）著

錄：「六臣注《文選》殘本一冊，雖殘帙，然以『天祿琳琅』及楊文、毛季諸家藏印證之無可疑也，存卷二十二至二十五，凡四卷。」其中卷二十二至二十四曾爲袁克文藏書，袁氏所藏善本珍籍，大部分轉藏潘宗周「寶禮堂」，本帙殘本亦在其中。潘宗周（一八六七—一九三九）爲上海大藏書家，喜藏宋元善本，所藏善本多經張元濟與徐森玉鑑定，不少爲海內孤本。寶禮堂所藏善本圖籍，於一九五〇年間已由其子潘世茲先生捐贈北京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中標示有「潘捐」字樣。

其二，卷二十六：據傳增湘先生之《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十七說明：「《文選注》六十卷，存卷三至五、九至十一、十五至十七、二十一至二十三、二十七至三十五、四十五至四十七，又二十六一卷爲別一印本，共二十五卷。宋明州刊紹興二十八年補修本。」並有按語：「二十六卷一卷白麻紙淡墨印，爲天祿琳琅舊藏，：此冊寒雲所餉余者也。」又據《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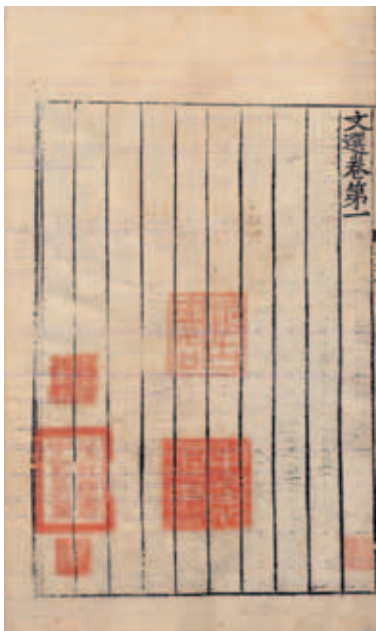


《文選》 宋紹興二十八年明州修補舊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書末盧欽重刊補修跋。

正字畫，爲之一新，俾學者開卷免魯魚三豕之訛，且欲垂斯文於無窮云會。」該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二至二十五字不等。小字雙行，行三十至三十一字不等，左右雙邊，版心白口，單魚尾。中縫中記「文選」與卷次，下記葉次與刻工名，補版刻工，版心刻「某某重刊」、「某某重刊」。

《天祿後編》並錄有：「書首副葉有『慈谿楊氏』印，上有墨書『石田耕叟』四字，目錄中列《古文苑》中《文選》所未收之文，各卷中間有評語，皆爲一人手蹟，其人無可考，蓋慈谿楊簡後裔也。」

本書內藏書印多達四十一枚，要爲明末藏書家毛晉（一五九九—一六五九）家族藏書印記，以及毛晉之子毛表（一六三八—？）的藏書印記。其次有明代傑出書畫家與藏書家文徵明之印記，想必此部《文選》爲其寫作養成的重要參考典籍；子文嘉（一五〇一—一五八三）相承其父，亦有文名，且熱衷藏書，其藏書印記「歸來」也出現於本帙中。除此之外，明代畫家王寵，楊錄、夏時正



《文選》 宋紹興二十八年明州修補舊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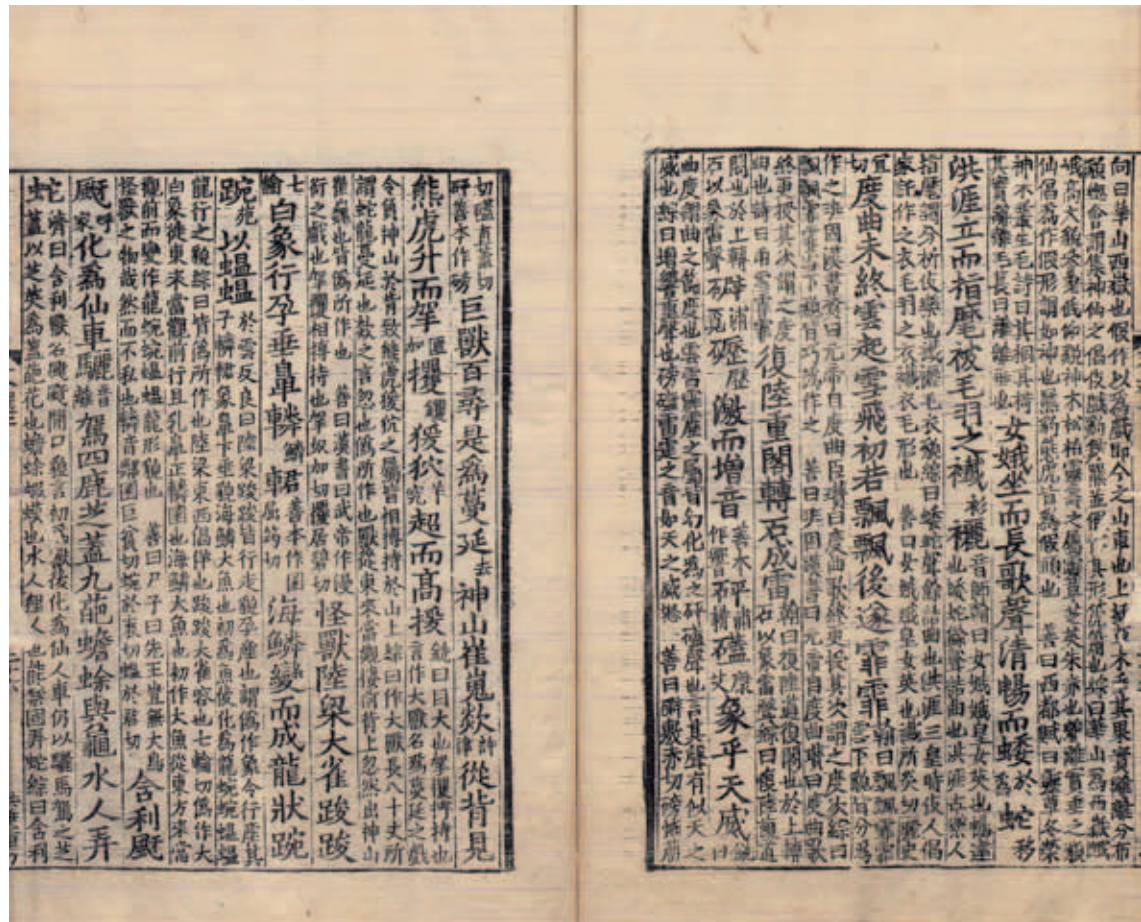


《文選》 宋紹興二十八年明州修補舊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書首副葉有「慈谿楊氏」印，上有墨書「石田耕叟」四字。

有毛晉、毛扆藏書、汲古閣、季振宜、蒼葦、玉蘭堂、辛夷館、慈谿楊氏、文述、梅谿精舍、乾隆御覽之寶、天祿琳琅、鐵研齋各印」著錄相符。李盛鐸繼承家族藏書，並延續購藏善本古籍，藏書四部皆備，校勘精進，所撰題跋，質量俱高。其「木犀軒」藏書多捐贈北京大學圖書館，此四卷應是捐書之前已釋出之本。又據《自莊嚴勘善本書影》所錄周叔弢（一八九一—一九八四）舊藏善本書：「《文選》六十卷：宋紹興明州刻遞修本，四冊，存二卷（卷二十至二十一）：《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七著錄，即此本。潘氏寶禮堂所藏數卷，與此為一帙。」藏書印記則增加有「聖清宗室聖昱伯之印、木齋、李印盛鐸、木犀軒藏書小如庵秘笈、李滂、少微、寒雪秘笈珍藏之印寒雪子子孫孫永保、佞宋、後百宋一廬、與身俱存亡、周運」等，顯見此帙微弱香火遞藏流傳之辛。由《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一九五九）中著錄「周捐」推論，此四卷應是輾轉為現代藏書家周叔弢先生收藏，嗣捐予北京圖書館。

其四，卷二十九：《日藏漢籍善本書錄》〈集部·文選類〉：「（李善注）文選（殘本）一卷，宋明州刊本，清乾隆皇帝璽印本，共一冊，御茶之水圖書館藏本，原乾隆皇帝、德富蘇峰成實堂舊藏：此本今存卷二十九，凡一卷。」御茶之水圖書館為日本知名女性雜誌《主婦之友》創刊石川文化事業財團所創辦之圖書館，係以「女性、生活、實用」為主題的專門圖書館，其漢籍收藏主要來自於德富蘇峰（一八六三—一九五七）舊藏。德富蘇峰乃明治時期知名的政治與評論學者，亦喜蒐藏宋元版漢籍，以「成實堂」為書齋名，並曾編輯《成實堂善本書目》。一九三〇年代德富蘇峰將珍藏之和漢稀見藏書售予御茶之水圖書館創始人石川武美，成為該館之特藏，稱為「成實堂文庫」。除此宋明州本《文選》一卷殘本外，另有一部同版之十二卷殘本（存卷一至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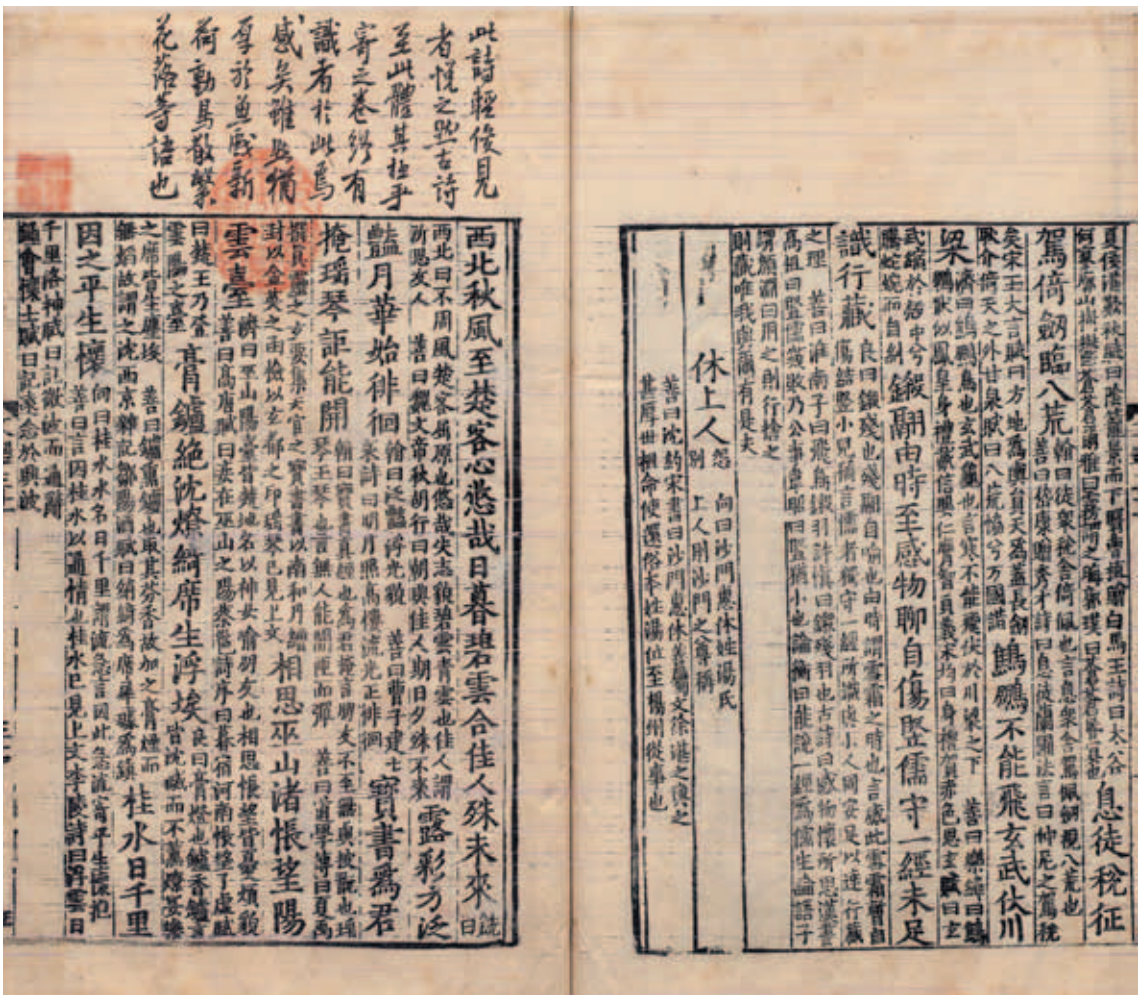
圖書是知識的載體，但由於古書在印刷及裝幀形式上與今書大不相同，兼此紙質文物不易保存，能留存下來的數量原就十分有限，故無論從



《文選》 宋紹興二十八年明州修補舊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右葉為原刊，字體古拙；左葉為重刊，字體較為圓活。

載：「袁氏析出第二十六一卷與余易書，今尚存篋中。」（卷十六·上：集部八。）上述文字說明了第二十六卷轉藏傳增湘的緣由，而《藏園群書經眼錄》著錄的另一帙二十四卷非天祿琳琅舊藏者，即現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善本編號一四三三五宋明州本《文選》。傳增湘於《雙鑑樓善本書目》（一九二九年自刊本）亦有同樣之著錄。「雙鑑樓」與「藏園」藏書於一九四七年與一九五〇年分別由傳增湘先生及其長子傅忠謨捐贈北京圖書館，此卷亦同時入藏。

其三，卷二十至二十一、二十七至二十八：民國年間李盛鐸（一八五九—一九三四）《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在《書錄·卷四·集部》中記錄了「《文選》殘本四卷：審為北宋刊，南宋初修補者。存卷二十、卷二十一、卷二十七、卷二十八共四卷：即天祿琳琅著錄之明州本。」與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一九四二）「《文選》六十卷，又宋明州刻五臣注本，存二十、二十一、二十七、二十八，



《文選》 宋紹興二十八年明州修補舊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各卷中墨筆評語，宋人手蹟。

歷史性或文物性而言，古書也成了骨董。宋刻本更以其刻印精良，校勘認真受到歷代藏書家的青睞。「天祿琳琅」藏書中最受重視的也就是「宋版」，而佚失最多者亦為「宋版」。清宮典藏的善本圖書，其中有直接從前代內府收藏繼承的，有從民間徵集入宮的，也有當時臣工進呈的，加鈐皇帝藏書用璽印代表其珍貴性，更體現出一部書特有、獨有的歷史。「天祿琳琅」藏書在流傳的過程中，因不同的機緣，曾為不同的愛書者珍藏。袁克文、李盛鐸、傅增湘與周叔弢同為中國近現代著名藏書家，他們基於不同的動機與能力給了一部典籍安置於世的空間，也因此不約而同地共構了一部典籍收藏的輾轉歷史。

四散雖缺，共時則善

以本院所藏之明州本《文選》為例，從紹興二十八年（一一五八）遞修編輯成卷，公於諸世，珍於官宦，藏於民間，散於四海，如今則分別存藏於兩岸與東瀛。依張之洞《輶軒語·語學篇》所言：「善本並非紙白

版新之謂，謂其為前輩通人用古刻數本，精校細勘，不譌不缺之本也，」任一館藏皆非完帙，而缺少了成為善本的狹隘條件。本院珍藏的五十卷為一殘本，恐難認其為善本。

直至科技網路發達，相關書目與文獻的陸續公開，我們終能擴大視域，發現它並非不全，只是分散在不同的角落，繼續存留於世。換言之，此部宋明州本《文選》實為異地分藏但共時地全然存在，自成其善。更有意

思的是，這些四散於世的殘本，各有不同的際遇，在際遇中有著不同的故事。在這些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人世的遭變，歷史的軌跡，並且從中探究，感受人與書的關係。另從更廣的時間脈絡，更大的空間格局而論，此部《文選》已異地共時地自成其全，並且更增添了其人文意義與歷史情感。

將宋明州本《文選》的出版、印製、收藏、保存以及四散、缺佚、團圓復合的故事，置於華人歷史的大

註釋

1. 盛昱（一八五〇—一九九），字伯璣，又寫作伯熙、伯希、伯兮，滿族宗室文人，編有《八旗文經》。嗜藏書，考訂古籍，所藏宋、元、明、清精本極多，其茂藏書籍、金石、書畫之室曰「鬱華閣」，精目錄版本源流，其藏書多有宋筆題識，有《意園藏書目》一冊不分卷。完顏樸孫是清末民初大收藏家，亦曾遞藏本院《寒食帖》，著《三虞堂書畫目》。袁克文（一八九〇—一九三二），袁世凱次子，熟讀四書五經，精通書法繪畫，喜好詩詞歌賦，還極喜收藏書畫、古玩等，編有《寒雲手寫所藏宋本題要二十九種》。傅增湘（一八七二—一九四九）字沅叔，喜搜購校勘古籍，並繼承家族藏書，以藏有宋刊百衲本與元刊《資治通鑑》命其藏書樓「雙鑑樓」，後又一藏書樓「藏園」。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曾出任故宮圖書館長。

參考書目

1. 張允亮編，《故宮善本書影初編》，北平市：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一九二九。《故宮善本書目》，北平市：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一九三四。
2. 潘宗周撰，《寶禮堂宋本書錄》，臺北市：文海，一九六三。
3. 王文進撰，《文祿堂訪書記》，收錄於《書目叢編》，臺北市：廣文，一九六七，第五十一至五十二冊。
4. 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一九五九年排印本）收錄於《書目類編》，臺北市：成文，一九七八，第十九至二十冊。《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七。
5. 斯波六郎著，戴燕譯，對《文選》各種版本研究》收錄於鄭州大學古籍所編，《中外學者文

選學論集》，北京市：中華書局，一九九八，下冊，頁八四九—九六一。
6. （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傅熹年整理《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北京市：中華書局出版，一九九三。傅增湘撰，《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三。《雙鑑樓善本書目》，一九二九江安傅氏藏園刊本。
7. 李盛鐸藏並編，《木犀軒收藏舊本書目》（民國抄本），北京市：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五。李盛鐸著，張玉範整理，《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五。
8. 嚴紹鑾編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北京市：中華書局，二〇〇五。
9. 周一良主編，《自莊嚴堪善本書影》，北京市：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一〇。
10. 劉薈，《天祿琳琅研究》，北京市：北京大學，二〇一一。

脈絡中詮釋，不也勾勒出屬於人的情感？將書的物理存在，轉化為人文的存有；有情之人感受經歷過風霜而老去的書，自能特別視其為珍為善。典籍有了屬於它自己的故事，其意義就不只是物理性與工具性的存在，而是歷史性的存有。當我們感知到書的故事，或許我們就不會以狹隘的眼光去判斷一部典籍的存在價值。●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